

# 水缸里的童年

□张君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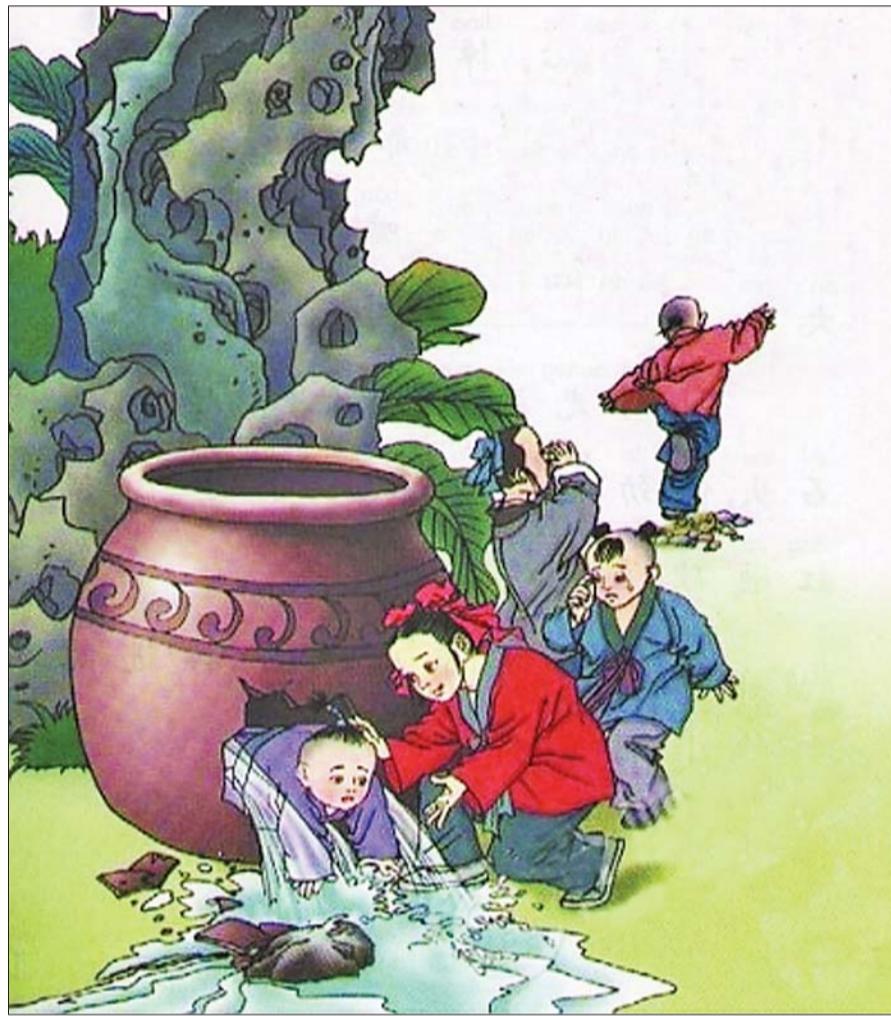
那天睡觉时,给女儿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女儿竟仰着小脸认真地问我:“妈妈,什么是水缸呀?”我先是一惊,继而想,现在城市里哪还有水缸呀!也难怪女儿不知道水缸为何物,就连我也有好多年没见到水缸了。

在乡下,水缸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一走进院子,首先看到的就是在墙角静立的硕大的水缸。家用的水缸一般都是陶瓷制成的,用来蓄水,以保证一家人的饮用。粗陶的水缸粗糙笨重,不过正因为它笨重、不易移动,倒也成了它能长久完好保存的原因。

那时的老人常常依据一户人家的水缸来评判这户人家勤快与否,如果水缸总是满满的,就说明这家主人很勤快。相反,如果水缸总是只有一点水,那就说明这家主人很懒惰。确实,每天早上去村中央的水井挑水,是大人的必修课。每天早起,母亲顾不上梳洗,便担着水桶向村里走去,等到把水缸灌满,母亲才开始洗漱、生火、做饭,然后喊我们起床吃饭、上学。

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不允许我们靠近水缸,除了怕我们把水缸的水弄脏外,也考虑到了安全的因素。毕竟水缸很深,万一掉进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母亲的严厉声明只会让我们对水缸产生更大的兴趣,我还曾悄悄地对小伙伴骄傲地宣布:没事,万一你们掉进去了,我就找个大石头把水缸砸烂,救你们出来。这个从书上抄袭过来的方法竟然得到了小伙伴一致崇拜的目光。

每天放学后,我先到水缸前,用水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进肚子,然后开始和小伙伴做游戏。围着水缸转的时间长了,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水缸外面的釉质上出



现密密麻麻的小水珠时,很快就会下起雨来。这个发现让我和小伙伴很意外也很兴奋,有次我们对下工回来的大人说:“快要下雨了。”大人开始还不信,说我们乱说,可等到傍晚时,雨便像约好了似的从天而降。这下,我和小伙伴便神气起来,得意地在大人面前挤眉弄眼。

后来,村里通了自来水,一

天24小时随时都可以用上水。于是,水缸似乎成了无用之物,不尴不尬地立在院子里,直至渐渐地成了摆设。雨水慢慢地在水缸里积蓄起来,在缸底生出了很多绿色的苔藓,还有一些细小的蜉蝣在其中游荡。曾经风光一时的水缸就这样退出了生活的舞台,彻底地沦为多余。

也许是在农村长大的原

因,每次家里停水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的水缸,突然觉得家里有一个水缸才会踏实、温暖。正如我们的父辈,朴实、善良,一直默默无闻,却奉献给了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它们已然退至一隅,却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存在。曾经的水缸里盛满的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更有童年的许多快乐和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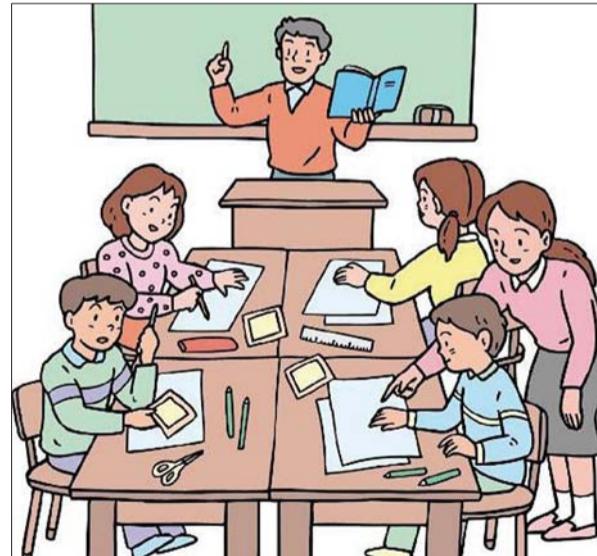
□雷付海

老吕者,全心是也。其人轶事颇多,不可胜数。

某日,老吕乘车,箭步而上,立足未稳,但见一位学生模样的人起身让位,且朱唇细声,口出敬辞,“爷爷,您坐这边!”老吕听罢尴尬不已。众所周知,老吕刚过而立之年,年岁尚轻,只因少白头,惹来些莫名的官司。

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遭遇,谁也无法避免。

老吕饱经风霜,但其心纯洁如冰,有时天真烂漫,像个顽童。其纯洁之心,最显著地体现在对社会的疾恶如仇和所从事的职业。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对违法乱纪之事决不姑息。某次,班主任集会,事务繁多,领导早已不耐烦,客气地询问道,大家还有事讨论?言外之意,咱们各回各班。唯独老吕不识趣,长篇大论,研讨了违纪学生处理问题,最后不欢而散。像学生违纪这样棘手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更高层面的问题,大家都不敢在公开场合高谈阔论,而老吕一片冰心,大家反而感觉,没有老吕的发言好像少了点什么。显然,这些言论是出于公心。他的天真烂漫、顽童之心更体现在对学生的管理中。他要求学生在升旗时始



缓缓地爬起来,笑呵呵地退出了场地。

臃肿的身体虽然影响了他的运动成绩,但丝毫没影响他的自信和学生对他的信任。老吕的影响力在大多数班主任之上,自习时,老吕即使到兄弟班级巡逻,学生也会高度警惕,第一时间发出“老吕来了”的警告:谁落到老吕手里,那可没有好果子吃。他们对老吕是又敬又畏。

作为老吕的一名同事,我见证了它的辉煌。他的班级屡屡在运动会上夺魁,这绝不仅仅是手里牌好的问题,更是作为一名资深老师对排兵布阵的精心布置。

老吕不老,他有激情,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老吕的轶事多如牛毛,怎能数清。身边有这样一位心直口快的老兄为伴,岂不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 忧与爱

□王茉源

他说,自己骨子里流淌的血,上辈子一定属于一位四处漂泊的行者。他背上行囊,载满一身的虔诚,用脚步去铺陈前方无尽的征程。他曾经许诺,要在老挝美丽的棕榈树下给自己思念的人写信。她便一直等着,抱着他们的女儿坐在小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里。可那信呢?是不是遗落在丛林的某处?满满的思念化作满地的愁。

1971年秋,他奉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参加了援老抗美战争。那时的他满怀一腔爱国的热血,满脑子充满了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信念。在没有亲人、没有退路,只有战火和硝烟的战场,弥漫着死亡的恐惧,唯一让他支撑下来的便是老家他深爱的妻子和女儿。受了伤,生了病,挺不过来的时候,他便会想起她们,想起她们的笑脸。想起女儿刚出生没多久他就离开家,他亲吻女儿粉嘟嘟的小脚丫,满面笑意。有时他觉得自己是懦弱的,自己远走他乡却将母女二人扔在老家,他们过得好不好?只有掩面独自叹息。

而她呢?二十几岁,一个女人最好的年龄,却全部奉献给了无尽的工作和家务。家中没有男人,收入微薄,可想而知,她只有拼命工作,赚取加班费补贴家用。自己深爱的人在战场生死未卜,她只得把泪水化作日日夜夜的思念。

那时没有电话,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书信,她便一直等,从日出到日落,从树木吐出新芽到落叶,从朝气蓬勃等到眼角爬满皱纹……她担忧着他,爱着他。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珍,若我回不去,请照顾好烈士的女儿……”

看着他的信,面对空荡荡的墙壁,她咬破了嘴唇哭泣,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他听说过要隐忍,于是他们走过了大半辈子,带着遍体鳞伤的思念与忍耐。

年过花甲的他们在老家有了稳定的生活,她喜欢挎着篮子在傍晚到集市买菜,他不放心,硬要跟了去。他想参加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她不许,怕他身体不好万一出事。他喜欢喝酒,每顿饭前都要小酌一杯,她摔了他的酒杯,把酒藏到了柜子里。他们在一起相互扶持,斑白了头发,昏花了眼睛,松动了牙齿……不变的,是彼此关爱的心,是那份对彼此的担忧与爱。

望着姥姥姥爷的目光彼此交织,我潸然泪下……

## 征稿启事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舜华堂》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地理”主要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村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com。